程書節要

附錄

六有齋遺稿

人

大有齋遺稿卷之六

程書節要

治道 論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法則無所爭

養親之心無有極也貴貴尊賢之義亦何有極乎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正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

爲善

世人多愼擇於壻而忽於擇婦其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審豈可忽哉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柰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萬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

已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若游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

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某常愧此四字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

防小人之道莫如正己

論治便須識體 朱子曰事理合當做處皆有箇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利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

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

二曰六官 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

三曰經界 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均

四曰鄉黨 古者政教始於鄉里以相聯屬統治故
民相安而親睦刑罰鮮犯廉恥易格

五曰貢士 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
否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鄉里而行實
不修秀民不養於
學校而人材多廢

六曰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於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
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
貽深患府史胥徒之役毒偏
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害

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
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均田務農
公私交爲儲粟之
法以爲凶歲之備

八曰四民 古者四民各有常數而農
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

九曰山澤 聖人理○澤衡各有常禁故萬
物山虞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十曰分數 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
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宮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

宋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今旣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留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只看這箇天地量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少人少則治少人多而

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多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整齊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畧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為甚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日不祭天

行兵當先做活計

兵能聚散為上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焭獨聖人未嘗無懼也
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
也我欲仁則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無不誠者故曰
誠者自成也
盖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魯則修廢擧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
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
以偸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

獨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没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顔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不傳人材不期壞而自壞古所以成材之具今舉無矣惟出入於人心者猶在耳學者其不勉乎

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惡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絶也苟無含洪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絶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絶人

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盖不能戒於其盛也狃

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而紀綱壞忘禍亂而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爲之斯不公矣

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旣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盡心於用賢也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則如之何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大凡長育人才且須緩緩

名分正則天下定之

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屛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悲傷之而已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怠廢一日怠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矣

靑苗之法初行明道時居言職言於上曰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亂之機係事始衆心

朕垂則有言不信矣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矣今條例司疏不行之官駁老成之奏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難乎其能濟矣

又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而順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措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施置失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

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
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上仁宗皇帝書曰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
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
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
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
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
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
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
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

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於今臣竭其愚衷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秖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少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已而後施以及

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後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治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

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殖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亾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覩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産亾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

豈不悶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率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畜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于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安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

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
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
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
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亂之言悖逆
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
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彼庸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
保尙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
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尙賴社稷之
福西虜亦疲役知未可違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率
制未得休兵內費募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

以前復有如曩時之役臣愚竊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
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如何亦
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
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
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
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
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
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
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
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

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於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耶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故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耶天下之治

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

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瞀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識由有君而无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无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无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

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聵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惜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矣曾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

恭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
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况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於治
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无窮乃所謂孝无大
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
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
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
言願得一面天顔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
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
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羣臣羣臣必謂寒
賤之士未可使近止側自臣息之以爲不然臣高祖羽太

祖朝年六十餘為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
宗終於兵部侍郎寵遇之厚羣臣无比備存家牒不敢繁
述臣曾祖希振旣以父任後祖適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
之勳臣父珦又蒙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㑹
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无如臣家者
臣自識事以來思為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
无疑也或者更為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擢防譏
誚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
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
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

紓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道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无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顧昧死頓首謹言

上英宗疏曰 代家君作 臣琦言伏覩八月八日詔勅以比年以來水潦為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所當

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寛其狂易之誅賜
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
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
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
故能消弭變異能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
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行德遂
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
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
為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
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

宗興王道於旣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
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
保丕基於无窮伏覩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
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
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
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
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
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擧
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憲耆有
道朝廷政化宣達于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恒心知

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
搖世化行政肅无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
殲滅之備而无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无水旱蝗
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
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令振蠻夷戎狄无敢不服
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
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
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
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智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
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

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于下所謂其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趍利避害或睽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階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邪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則志動業間隙則崩姦宄逼凍餒則爲盜賊今玆幸無大故苟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寔

係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師至于天下計平時
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
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
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飢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
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盜
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為之末如何矣夷狄強盛
古未有比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竭天下之力以
養兵而兵不足用尙幸二虜未謀厭於欲而忘大利故我
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
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无

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斂縮之虞又况征斂與發而民人轉亾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允此數端皆有危亾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耶抑亦天幸而偶然耶幸然之事爲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于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激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无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晩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

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宜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

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本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擧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擧之定式患所擧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不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擧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擧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

于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死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强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况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致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

古而行非為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无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盖事无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塩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

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
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
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
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
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勢重
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
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
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
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
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

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不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係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

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庶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
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復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
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
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
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
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
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
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
求之以道雖皐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
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旣堅求治之志則以責

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顯示之以必爲之意諭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其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

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
取則道豈遠於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勸求力爲之而已
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
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
冊書之可爲明鑑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
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
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
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
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

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屑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慮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盖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

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旣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无不可致蓋上心所好

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耶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於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於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以爲任巳可世士將安稱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尙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尙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

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
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
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薦賢自
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
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旣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
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
乎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
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
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
求擿小差衆議囂沸如眞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

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擧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擧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知用之而无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无媿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尙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

不復以簡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願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民為念鑑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淺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為譏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

爲家君上神宗書曰臣珦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
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
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
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
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
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
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竊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
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
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
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

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已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先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亾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

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
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
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背
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
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
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
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
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
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
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

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无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旣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无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尙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无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尙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

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
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書曰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
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尊得罪久去
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尙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
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尙思效其忠懇
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
應明詔臣伏覩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
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旣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
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一作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議者天戒必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旣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亾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亾惽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

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苟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愼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 一作貪 敗夙興夜寐適足以

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已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已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異志者察其非苟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惑歟而不惜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

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旣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遺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已意之私乎自論議无違之後遂耳怫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怫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无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爲无窮之罪顚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

窮驗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人謂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亾爲憂而至危亾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亾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鑑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

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

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寶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无窮天下幸甚

代彭思永上英宗論濮王疏曰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

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尊崇
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
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
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
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
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
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
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
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
曰伯則則无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

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无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

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則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无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无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旣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疏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濮恐非當孝

者以識為本乃以疑似无正定之名瀆於所尊體屬不恭
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鄉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
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
稱親止謂不加殊名无以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
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
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
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
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
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絕異等
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

仲祭告當日匡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園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二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旣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聞復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

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旣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絶羣情忷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无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敢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旣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

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先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无徘徊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辨已至使陛下之心无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過裁自震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警戒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有德者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人之生也少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

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行禽獸而已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古之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義理所積處所以行權

先生少時未嘗乘轎不忍以人代畜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職事不可以巧免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

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不惟聖人隨事之宜亦憂患後世而有作也

韓維與二先生暇日同游西湖侍行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敢言笑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

夫常人之自處既富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矣

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

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公則一私則萬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

人待老而求保生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

○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武夫視酒食爲重事

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以古所習安

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淸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人有日衰削之理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

佛者一懶胡爾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綴文之士不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今之爲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務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或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旣堅定之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人苟不知命見利必趨遇難必避得喪必動其異於小人幾希聖人曰命云者爲中人而設也上智之士惟義之安

或問世俗可以從歟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窮矣其心遽欲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淺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

乎其前水淺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放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乎逆旅者盖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旣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謂門人曰昨日之會談空寂者紛紛吾有所不能噫此風旣成其何能救也古者釋氏盛時尙只是宗像設教其害小耳今之言者乃反乎性命道德謂佛不可不學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嗚呼淸談甚晉室衰况有甚者乎夫明智之士中人以上之資也其才足以自立則反之難矣學者必至於自信而不惑則彼不能亂不然猶之淫言美色戒而遠之尙恐不免也

有才者未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才

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放命可也

謫涪時講學不以爲憂得歸不以爲喜晉以忠生復欲爲潑恥

不念舊惡淸者之量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只嗇衣食却無害惟祿利之誘最害人後之人自童穉之

時已有汲汲趍利之意何由得向善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識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乃能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

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

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强

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不細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
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旣知學反思前日所
為則駭且懼矣

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人所當為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如舜是孟子憂也

王介甫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伊
川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明道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
其憤悱如此

今西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

韓侍郎曰道無眞假子曰既無眞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眞矣眞與假皆無奇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

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妙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綴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已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

能之

順理則無憂

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

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

君子求爲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已也

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已吝如不能改過

毋友不如已如無友不忠信之人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孫明復詩人亦天地一物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曾子臨病只要以正不慮死

君子大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一人之身而且有天地之道遠而古今大而天下同之是

理無毫釐之差故君子之治人治其不及人者使及人而已

一事之能一節之廉一朝之勇有志者皆能之至於中庸惟聖者能之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明道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裡去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顚容貌傾側皆亂也

有言見物於伊川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爲若是
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
事而實無所過也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
毛公董相有儒者氣像或問聖賢氣像何自而見之子曰
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
所以貴於立教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顔

子夏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

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事以急而敗者十常八九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冒僥倖不可謂之命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

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
凡人器量到滿後自然形見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
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裡則自有此應
見攝生者而問長年可謂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可謂大
惑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
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
是識實未至也
問人有曰吾與人否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君子與小人同列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

六有齋遺稿卷之六

六有齋遺稿卷之七

程書節要

通論

答朱長文書曰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聖賢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耟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敎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
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
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
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上韓持國書曰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瀆台聽家
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奚啻千數
今將歸葬伊川嘗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
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
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
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

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閤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閤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顧丐雄文以光窀穸俾伯虔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為報率瀆之罪非所敢逃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書曰窃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

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于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禮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

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令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盖聞賢人君子未得

其位無聊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鄕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鄕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懋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答呂進伯書曰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曰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衆口或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夫何天乎之弗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旣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魏茲纔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溥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曰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

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歛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奬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高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吊奄及云亾忠義之表天不慭遺孝友之規世將安放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遂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寓哀誠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曰嗚乎公禀則異得天之粹遘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旣知眞仕則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再公平日視公静默恂恂國論所斷一

言葛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待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飲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乎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爲勢之文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方如在監丹誠而來饗

祭劉質夫文曰嗚乎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斯文於旣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盖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

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亾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兹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祭李端伯文曰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予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亾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道之難嗚乎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叙其哀

祭楊應之文曰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遊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於乎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藴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矣此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蜀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塊方歸來歆此誠意

祭朱丞撥文曰嗚呼道旣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

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凛凛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嗚呼哀哉不孝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 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 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昨山之陽歸祔先兆恩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祭李邦直文曰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承輔簡篇見其才華廊廟存其芳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于茲

九年旣升洸之異迹望履舃以無緣惟期與公掛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塡臆嗚呼哀哉顧也少屣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婭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祭富鄭公文曰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燕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難眞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蹇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美係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

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遊里第者
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无負在天之理亦為曲全然
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尙以公之没也
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有
若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辭休老者以血氣旣衰而志遷
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久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
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朝屬纊之前萬物已莫
累乎心曾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
之謚與號爲據實祭丹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
之没爲憾者蓋非偶然顧愚不肖辱公禮遇頗相期於義

理非見私於趨附丞嘗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
路歛不壁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識
陳菲具奠祭道周後期無耶嗚乎哀哉
明道志康節之墓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旣
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
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
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
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
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
而必之先生之廬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

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其與
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
者樂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之功亦多
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
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爲
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有餘
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
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李穆之言
及其行事槩可見也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
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

而入者歟語成德者 昔難其人若先生之道以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妥且成矣

晉城縣令題名記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可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惟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然其書大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意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

其紀綱條教必審定之而後行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則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倘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況因循不識者乎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記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聞古吏之善而不可得則因今有書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近古第其後先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爾

明道先生行狀曰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

縣君崔氏祖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
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
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
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
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賜第於京
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
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
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
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
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

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詣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

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夵矣府境水害
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芻舍無不安
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鄞人無死者耶至治役
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
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
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
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
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
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
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

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有不均者計其力比
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
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
方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
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
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
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米
運之衝再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
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
得食此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月矣先生白漕司給米

時嘗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

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黠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
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
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
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
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
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
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
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
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

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帶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之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贍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

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隣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

各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侄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

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

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
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
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
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
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
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
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
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
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
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

天方大寒防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淸
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防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
歸弗納必爲亂防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
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防奏
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放衆曰潰卒之貲
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懼
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曺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
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
河橋先生謂帥曰曺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
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

帥義烈士遂以本鎭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
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
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
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
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
衆兩岸幷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
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亘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
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
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
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戾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司以

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邪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
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特改太
常丞神宗猶念先生嘗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
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
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廷極切
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
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
改世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
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
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

先生在官無强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遣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

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无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丙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

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之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德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无以生矣因爲言仁厚

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召遂去之他邑不諭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

生民悵惜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无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无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

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
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
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
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无不周徧實
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
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
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
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
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

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飮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趍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趍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

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蒼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子（一有三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四字）女（一有三夭二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狀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與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明道謂正獻公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遇之道大矣哉

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宜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唯正而已矣

天之生物本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素問之書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

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不從其請可惜

趙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徐庶得之矣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聖人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

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不任憂責全身自樂君子居亂世如

是而已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

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

敢不自重也

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

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旣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

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極備苟不知學安能不爲

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飮季氏魯國之

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

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像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中庸之行孝悌而已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

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敎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敎人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家居素淸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從容親庭日以講學爲事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若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温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温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之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教人者養其善心惡自消治人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變通無窮事之理也

仙家養形以奪旣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雖天命可以人奪也

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
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
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歟
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

右二程夫子書節要也六有齋先生白公諱永直亮恙
時觀二程夫子全書歎其閎博無津涯懼夫始學難領
會因撥其切實粹精簡易亭當者爲節要二卷語其目
則道體也爲學也窮理也存養也力行也出處也治道
也警戒也揔若干條凡道理根柢聖學階梯皆在此篇
尤於切人身救人病之類言之詳箴之深則此書直亞

於四子之書豈可與尋常編錄同日而語哉於是益可
見先生心得體驗之餘樂繫爲後學地用盡血誠也幸
窮鄕晩進有志於學者誠得此而硏究焉則亦足以得
進德之門路矣然後求其全書沉潛反覆則安知無得
其宗廟百官之盛哉若取足於是而不復博約徒事佔
俾而不求驗覆反使記誦詞章之學哂其拙陋則豈先
生所以撰錄此書之意也先生胤贊亮甫以余嘗從先
生將知述編之苦心請記其顚末辭不獲已忝僭敢筆
如此云爾時 永曆五回壬子維夏鄒城李洙𣖇敬書

六有齋遺稿卷之七

六有齋遺稿附錄卷之八

行狀

先生諱承直字應玄初諱圭柄六有其自號也白氏系出水原有諱天藏官平章謚文節爲高麗名祖歷二世有諱莊號靜愼齋謚忠肅圃隱鄭先生門人恭愍朝官至吏部典書當 國朝革命之日入原州雉岳山中滅景自靖以故子孫遂南下居湖南之長興至我 中宗朝諱壽長靖國功封貞海君是爲先生十三世祖也六代祖諱文參老峰閔先生高弟隱德不仕學者稱竹堂處士高祖諱致宇曾祖諱宗吉無男本生曾祖諱宗默第二子諱彩玉入後

卽其祖考處士公以上科宦名位奕世不絶以下文學孝
友亦其世德家風考諱晟煥幼失怙恃鞠於本生祖父母
凢所以左右就養者無不備至於先生所著阡表詳焉妣
靈光金氏有賢行元璞其考也 憲宗辛丑四月十二日
巳時先生生於安壤面餘巖里第神宇俊邁德器淵確自
處嬉作止語默異於羣兒屹有巨人之風甫就學受擊蒙
要訣小學等書於再從叔丹邱先生并音讀無一錯了至
於文義又皆誦傳不差於俗戲碁博等數一切不近考學
生公奇之曰吾平生所未伸者將有可伸之日於是教養
益篤負笈從師上靡不致力先生克承其意日夜課程步

不遺力而能致刻苦年纔弱冠文理夙就立志堅固事親愛敬有餘無違之道自合古人雖犬馬僕肄之間未嘗以血氣妄加叱斥凡父母所欲爲出於所當爲之事雖祈寒暑雨無一不從順或有不可爲之事諫而不逆至誠不已期感悟乃已蓋見先生終身樹立底綱領意思已根於是嘗以親命治舉子業不拘調格必以附經理勝爲務往還場屋凡十數歲終未見捷先生一日禀學生公曰得不得皆命之所關非人力可致惟所自力者在我天所賦之仁義乃潤陸韜輝專心求志凡四子六經濂洛關閩我東先儒書下學上達覃思苦索於本源親切之地陰陽道器之

妙天理人欲之分實下精一之功其所存所守或恐有所未盡以期乎自得而猶未敢自足也戊寅就正於蘆沙奇先生辛卯謁拜重菴金先生問答辨論得其許與皆稱其聞道之早自後淬礪益篤因取張子之言扁其齋曰六有蓋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也夙夜其間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若非先生之誠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安於小成者焉能乃爾所以論心修身行之家族施之當世者悉出於此矣癸未丁外憂哀慟踰禮而家貧甚附身附棺多不稱意遂爲沒身之恨識其子侄輩曰子有无窮之恨吾身後切勿過分也乙未遭

内艱情文備至至祖禰忌辰七戒三齊躬親祀事雖大耋之年或不與祭借切攝慕於先墓安香石物位土等節亦皆殫誠無欠律己甚嚴平居未事未嘗入內處之如客非病甚委席必正衣冠肩背竦直性素淡泊家人嘗以密縫紬衾進之蓋來自新婦家曰一布被足何可以此侈華奉身耶接朋友交際如水人不能覘其情密竹園梅戶悠然自得足跡一不到城闉每獨夜月明散步長歌音韻瀏亮聽者灑然蓋風雅招隱等詩也有時同志酬唱詩話冲淡有餘而无雕繪態書法老蒼奇高多有爭慕者與後生輩觀書細大不遺毫髮不放過而常安定之辭欣欣無激厲之

督己於理義合做底事自信益篤不顧前後而決意勇往或有毀謗者聽若不聞而自修无辨之道兩進無闕親表中有貧不能養親者不吝施與聞人之善若已有之稱許不已期於加勉見人之過從容規責忠厚做去故鄉里多感化世方以詭遇善柔爲高致而惟先生自處必高而不枉己循人自待必厚而不同流合汚華夷淑慝之剖判如斬釘截鐵不容有因仍苟且之意接人和而長於風諭因其聰明而汲引之甲午東匪之擾一鄉畏慴鮮能不失措而先生知命守道凝重不撓一坊安堵蓋先生之力每春秋以朱夫子增損呂氏鄉約諄諄誨諭鄉邦感化者多訓

子侄曰吾人旣生於農畝則尋親奉先之道不得不力問學之功尤爲繼述之大者則豈可以彼易此而一日掩卷乎掩卷之日卽吾人命絶之日汝等識之戒之於二程全書手抄節畧以爲雲仍柯則以至我東先賢唯盧沙華西重菴書反復致詳曰我東理氣之論殆數百載未决乃至三先生而斷案後學安得不用力於此認之於心體之於身以繼其血誠肫肫之意乎嘗引門生輩告語曰陰陽理氣之辨在於主僕尊卑之位君子小人之分在於道義氣欲之間然其發甚微而其效甚懸譬之射者失毫釐於機栝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豈可忽乎是以今古聖賢

憂患於未然之前哀傷於已然之後所以維持防範於其
間者未嘗一日自暇逸焉堯舜三王立極於前者此也孔
孟程朱垂戒於後者此也誠使是學明於天下則自天子
至於庶人皆得其本心人欲消而天理長凡其所行無壹
事之不得其正所以修齊治平之道固不外乎是然但以
儒子之學不傳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久矣詭經誣聖之論
交作肆行塗生民之耳目生民之聞見不高不的已紛然
向之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而其心固無所準則
以爲正所以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履霜氷至目見今日之
天地翻覆冠屨倒置災眚並至人消物盡之慘良可傷然

痛省處也苟求其故又有說焉一自三物之既廢而科學
之興也天下之人能不爲醉生夢死者蓋幾人焉論其學
則雖或生質之美苟能用工於此則未究小大學涵養本
源格致誠正之事而不免乎奪志況其下者乎志既奪矣
溺而不返則平生墻面狼狽之道也語其出處則天先於
地君先於臣男先於女固天叙天秩亘萬世不可易之大
義也今夫科擧之敎則地先乎天女先乎男也出身之初
已失自重之義惡有爲君大夫之所輕而能行其志者乎
且況命之所在不可必得幸而得之幼而既失小學之功
長而不聞大學之道人欲己私汨沒久矣論政處事之際

不足爲有無而反爲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敎而已天下之禍亂豈有虛日此王文憲所去不知何日可昇乎者良有以也是以自古賢哲慮憂浩歎不遺餘力而拒之者然也吁於此匹夫之力縱無以救之詎可使復循覆轍乎此學者立志之初不可以不熟講焉又曰今之學與古人異如聖門諸子羣居終日豈惟問辨之精退私之篤如天地之大德不言而四時行者又能觀感之深而變化成就者多今人初不着心於操存之工而私居所專惟飮酒賦詩閑談雜技反以壞了心術而其待先生長老又不能耐煩旋進旋退此是奔競之所以奪人心而實學之所以

不行也豈不可哀也哉夫聖賢千言萬語盡是做人底樣子譬如匠者之有規矩射者之有彀率小技猶然况學者之於古人成法豈可不盡心盡力乎不學則已學則知其所言无非吾事而反求諸身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若其所取特在乎言語文字之間以資其講習則程夫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亦可怕也大要講學切在淺深積累然後氣味漸長蹊徑不差若槩之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則其不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者幾希矣雖然但不主敬以力行之則其蔽也昏惑紛擾怠惰放肆而身心事爲之間終未見致其義理之實故堯舜禹湯文武以

來轉相授受之心法要皆不出此一敬字外此者不可與
論學也夫自三綱五常以至動靜語默無非用功切實處
而學不成㨾正坐闕却小學工夫之致噫世衰道微學校
之政不修所謂爲士者狃於淺陋固滯之學而不知正大
之學以爲小學等書無所用於文章例皆忽畧厭棄是以
自幼至長一無造成坏璞之實而所得不過爲口耳之末
徵利之斧猝値蹶跌一支莫不風靡以去古就新泯然一
色噫嘻心學之不修其害何所不至自庚戌閧變每訓門
徒曰乙丙既不能雪耻報辱而今又未能辦得一死則吾
輩惟淺思高隱必於守死善道一聽諸天而已嗚呼先生

其於學者修者之方發端指示者不可枚舉六要類此而
積年所述程書節要尤其最著者也辛亥臘月晦先生疾
作召子姪門徒曰人生斯世非讀書窮理無以事理上致
力非師友講論難免變銀作鐵之弊汝等識之壬子元月
四日疾革門人會集請問所懷與身後事先生曰吾事吾
所擔負吾后事有後人在吾復何言是日丁卯亥時考終
于所居齋舍享年七十有二以二月二十一日葬于冊山
高堂後甲坐之原門人依勉齋儀持服者十數人配南平
文氏某三女無非無儀惟酒食織紝是事以助其內治先
先生五年而卒無男系子亮實氣宇俊茂將有繼述之望

有一女適尹在平績學飭行頗有雅望在平男三斑鉉亦篤志力學南鉉三鉉餘幼姑未盡錄嗚乎當此欲浪滔天之日讀書種子殆無遺類而惟先生之裔如彼豈無所自而然此可以見先生矣以簪纓之族當奔競之世早知吾人一等事定之不在此而絶意進取長守澗槃之樂讀書自修奚啻高人一等也且其學以窮理主敬力行爲本而其所自待者又能出於曾聖所言任重道遠之句弘以居之毅以行之加以七十餘歲歲月之久則其爲學文當如何恭竊惟以英邁之姿如是其篤則涵養純熟根本深固發於言語見於行事亦無往而不得其正者終不可誣也家

貧親老躬耕供親入塾課蒙諄諄誘掖左右服勤內外酬
應千辛萬苦而蕩蕩然無幾微色博文約禮交修並臻而
天德王道有體有用固非小子輩所敢知之而博而不雜
繁而不亂矜而不隘簡而不傲使人不覺肅然起敬怡然
自服者惟吾先生是已嗚乎先生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
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貌氣像溫栗端雅動靜云為
從容中禮平居恂恂然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則截然有不可犯者至於貧富貴賤無所動其
心繫焉千駟有所不顧枉尺直尋有所不屑也且操飭之
功強健篤實不以夷險幽顯有異忠厚之情及乎世道之

憂而論其經濟之術觀其所述程書節要䟽劄朴侯義蹟班班可考其他往復記文以至詩辭燕笑立言措意何莫非明天理正人心爲後學收用之資乎嗚呼若先生可謂德業無愧於隱微寢拯乎廣大而生長僻陋且當板蕩之世世莫有知之者而名位不揚若能有知德者眞可謂篤生君子人也嗚呼此時何時吾黨無祿一旦遽失依歸之所殆長夜未艾而亘燭旋滅羣陰方盛而微陽遽閼悠悠蓋壤倀倀何之嗚呼痛於先生德容行治豈可以湮沒不揚於請銘於當世立言君子表其樹經之文以告來世知德者有以考焉子侄謂東承匡植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

蓋使具其事實謹復曰不朽在先生步子膚淺之見何足以形容其萬一也然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言觀行而服膺之亦不爲不詳雖曰人下文拙終亦不得辭者故謹取平日聞見所及署于書之以備立言君子證信之資云嗚呼先生一生謙讓不以述作自居爲傳後計門人子侄從傍收拾者僅得三卷程書節要二卷日記一卷藏于家

永曆五回壬子三月晦日門人曺東承魏匡楨謹撰

墓碣銘

六有爲齋張子所言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蓋公持養元符於是而公篤行可槩而全德畢

露矣公諱永直字應玄白系水原平章事文益公天藏爲
高麗名臣吏部典書忠肅公莊麗季入山遯蹟貞海君壽
長 國朝錄靖國勳寔其世閥高祖致宇曾祖宗吉祖彭
王以族子後焉考晟煥有志行詳公所著阡表妣靈光金
氏父元璞有淑行公生 憲宗辛丑遊嬉作止絶殊凡兒
甫入小學工課有程弱冠前後文詞斐然志尚不辜親側
愉婉叱咤未嘗及犬馬早治功令業精而不利於有司乃
自得之不得有命人可以自致者學問專心經子覃思窮
研於陰陽道器之妙天理人慾之分盖嘗致力而就正於
吾先子又從全重菴講質問難前後喪皆過毁而亦無闕

於禮喪餘致如在盡力於墓儀平居冠衣必整肩背聳直
望之儼然足跡未嘗及城市澗阿薖軸自有人不及知之
樂梅窓竹戶意想飄灑同志酬唱不事雕刪於一切世事
無甚可否而及到義理肯綮如一刀兩段或及求全之毁
自修無辨爲止謗之道時或規過忠厚之意達於色辭尤
嚴於華夷尊攘之義陰陽淑慝之分嘗甲午邪熾所居一
坊獨潔淨淨皆公衛正之力嘗曰細讀不可偏廢而輕重
自在捲卷之日卽吾命絶之秋以之自勉推以勉人又節
畧程書手抄爲若干卷曰僻鄉少儲書晚進不能遍觀此
或爲柯則我東理氣之說分裂久矣至蘆沙華西二先生

而爲斷案後學尤所致力焉嘗諄諄語生徒曰陰陽理氣
之辨在主僕尊卑之位君子小人之分在道義氣慾之間
堯舜三王立極於前者此也孔孟程朱垂敎於後者此也
見今詭經誣聖履霜堅氷幾幾乎天地易位人物消盡古
今禍亂未有過此匹夫殞力縱無以救拔豈可率衆而從
之乎乙丙國讐雖不能討復而轉輾至無國之日又未能
一死究竟事淺思高擧守死善道而已昨年壬子享年七
十二疾亟顧子侄生徒曰非讀書窮理師友講質難免乎
與銀作鐵汝其識之考終於寢卽元月四日逾月葬冊山
高堂後甲坐門人持麻者數十人夫人南平文氏基三女

甚有婦德多內助先公歿女適尹在平從子亮寅後焉門

人曺東承魏匡植草刱潤色爲事狀以宇萬知公潑徵爲

銘數尺之碣難於備載刪畧之如右其詳宜於狀考之銘

曰

富貴貧賤無所動其心又不屑於枉尺而直尋其所致力

守死善道成就後學尊華攘夷扶正斥邪爲大小大秉執

尚何論其他使公久於世足以激濁而揚清浩然先發難

於魚得計倀倀後生而誰爲燭冊山之阡庸銘其石

崇禎後五周癸丑元月幸州奇宇萬撰

六有齋遺稿卷之八 終

六有齋遺稿跋

夫貫道之器文也而文其委也德行源也其源未長則委流之涸可立而待是以作者往往失於浮誇隱怪貫道云乎哉況阜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云則不可專以文觀德也盖先生崛起南服称式士林而嘗執正于蘆重兩先生之門烏頭之力愈久而愈不懈且其爲學尤於談性說理明白喫緊後生請學教誨不倦尊攘之義邪正之辨截然不可犯昭乎如冥途之紅燭屹然若頹波之砥柱而其實德實行諸賢狀誄已悉要不加疊焉所著文字典重溫雅儘是德性中做出來程書節要撮取其肯綮者以爲日用

律身之資至若知舊間書牘詩章簡易平談天肰粧雕餙可見其其源混混委流自達矣及門一二三君子永圖不朽方謀剞劂而俾不佞置一言顧此膚淺廢閣觚墨久矣且有托姻之誼儻無阿好之誚雖然奉誨多年義不敢辭而况松翁大筆已叙其德則敢贅一說若傾蠡酌海何能盡其汪洋之涯涘乎惜乎其爲集也先生初不爲傳後計故後所以收拾者爲若干卷則不可以文之多少觀德且一臠可以知全鼎則後之覽斯編者其於窮本末知先後之方豈曰少助者哉

歲甲寅春正月上浣魏啓玟謹書

右詩若文若干号此六有齋白先生養德林樊而發言講
姮者也所附程書節要又先生所歎稟嗜而撰錄肯綮者
道豈偶然乎𢦤易簀後改燧無多冠鄉士友鳩財就刊丹
既成俾在平置一言者以在平於先生忝館甥也於先生
受其賜亦多也在平何敢辭謹述其叅籍以來垂三十載
所覲德者而道之先生初載赴棘圍亦屢矣以有親命也
非其素志也遂以古人以義命不足道者自安之于中不復
就就於域中長德或書贄面質以四子六經爲膾炙以心
經近思性理等書爲茶飯矻矻孜孜老而彌篤爲後輩請教
用四子書爲主及益必引之以近裡者已訓家少寛嚴得

中而寬較多九出言吐辭不煩而約約而切中繩尺素所磨礱者惟性與理而亦病夫世之論性理者非依樣葫蘆則剏爲新作恁麽等默會時多論說時罕雖以在罕荷眷可謂靡言不到然話及而稟問則就日用事上簡易分析至於蘊奧每引而不發待其憤悱非有深造自得而能若是乎及考終自隣里樵牧逮夫鄉黨雖間知者莫不歎惜爲之流涕盖其平日德化之及人深有如是矣嗚乎君子之德也其人在在其身其人沒傳乎文字後之覽先生者亦於斯編幸勿放過知其究竟都歸扶世教垂後謨則庶乎其可矣歲癸丑陽復月上休門人海南尹在罕謹跋